

【爱】特伦斯·麦克唐纳 (Terrence McDonough)

联系方式:

地址: 爱尔兰戈尔韦爱尔兰国立大学经济学院

电话: 353-91-493164 (办公室)

传真: 353-91-524130

手机:

电子邮件: terrence.mcdonough@nuigalway.ie

个人主页:

http://www.economics.nuig.ie/personnel/peoplepage.php?person_id=12

邮政编码:

个人简况:

特伦斯·麦克唐纳博士的本科文凭是在高达德学院获得的, 博士文凭是在马塞诸塞州立大学爱莫斯分校获得的。他曾在澳大利亚科廷科技大学和纽卡斯尔大学做过访问学者。他目前的研究兴趣包括全球化、美国和爱尔兰经济史、正式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和劳工社区经济学教育。他现在在写一本关于当代经济、爱尔兰大饥荒和爱尔兰经济思想的书。他是一个由爱尔兰人文和社会研究院资助的一个项目的负责人, 这个研究院负责将全球化作为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来分析

著作:

(1) 《爱尔兰是殖民地吗?: 十九世纪爱尔兰的经济学, 政治学, 意识形态和文化》都柏林: 爱尔兰科学出版社, 2005

(2) 《戈登的积累理论: 次阶理论的最高阶段》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 第一卷, 第四季, 1999年秋

论国际“类主权国家”机构与社会积累结构

【爱】艾米琳·纳达恩 特伦斯·麦克唐纳

内容提要： 本篇论文旨在阐述在全球化社会积累结构构成中，正日渐突出的跨国政治性机构所起的功能，而这些国际机构正以新型的“类主权国家”面貌呈现。本文着重探讨这类机构组织中的几种具体的结构形式。

关键词： 社会结构 积累 跨国 国内性 全球性

笔者意在从社会积累结构（SSA）这一广泛的角度来盘点近年来在各个“主权国家”内部发生的一些转变。传统意义上，正是各个国家的存在为社会积累和流通运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然而随着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突破了国界的限制，虽然地方和各国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仍然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但却显然遭遇了一系列的问题。

事实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重要环节，如阶级关系、生产和商业流通等方面，都已突破了国家机构的限制。这种倾向不同与以往所认为的国家社会积累机构的衍生，因此，无法从固有的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社会积累学说中得到解释；单纯地将全球性社会积累结构理解为国家内部社会积累结构的升华是不准确的。毋庸置疑，区域国家板块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仍然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随着资本运行的全球化和非国家政府因素的影响增加，它们的功能正在受到挑战；而现代科技的进步也带来了时空距离的缩小，为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和流通提供了条件。

这一系列因素直接催化了各种资本管理的新型方式的产生。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现代国家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国家，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各阶级关系配置的结果，并且部分地代表了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制。从这一逻辑上来推断，生产关系的全球化也同时是各阶级关系的全球化。

有关国际政治经济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葛兰西流派¹和阿姆斯特丹流派²，曾致力于研究跨国资本阶级（TNCC）的形成及其对生产关系的影响。考克斯的论著企图用葛兰西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阐述国际关系³（Linklater, 1996）。他创新性地将珀拉依（Polanyi）的国家政府规划学说应用到国家政府的“国际化”，而“国际化”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必然会引起国家政府机构的重组。这一过程导致了在全球化背景中劳动力的弱化，相对应的是资本力量的加强。考克斯论著中葛兰西倾向体现在这一观点：在国家内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力应该通过威慑或者非威慑的手段来取得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认同，继而相应对国内经济解雇做出最佳调整，从而实现“国家内部体系的调整能最大程度地使全球化情况适应于国内政策和实情。”（Cox, 1987, 254）

¹ Cox, 1987, Gill and Law, 1988, Gill, 1990

² Pijl, 1984, 1998, Overbeek, 2001, van Appeldoorn, 2004

³ Linklater, 1996

上述国家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关系的转变并不是源于目的论上全球性资本的胜利，而更是起因于政治上意在促成劳动和资本力量平衡的政治安排。在考克斯看来，这里重点是（Cox, 1992, 32）：

“经济管理的关键在于避开政治，即避开政治压力。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经过社会各方的认同和实践，经过条约、立法并且要有正式的宪法条款来保障。”

考克斯认为，这些过程都与各国内部阶级的全球化和资本经济的国际化密切相关。各种阶级关系配置的国际化必然引起国家机构的国际化。随着不同国家之间各阶层互相渗透，迫切需要一个能胜任来管理这一互相渗透过程的机构。跨国阶级首先产生在某些强势的国家，但由于这些阶级联盟与国家机构相互脱离，导致他们丧失了霸权，主导权旁落于跨国公司的生产商代理人手中。因此，考克斯认为，国际社会不是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恰恰相反，跨国管理霸权正存在于全球基础上资本家的行为交际往来中。

基于这一观点，政治社会学家威廉斯·罗宾逊（Williams I Robinson）论断了代表跨国资本阶级（TNCC）利益的跨国“主权国家政府机构”（TNS）的出现。罗宾逊这样描述“主权国家机构”（TNS）：

“它（TNS）是多层次的、多边的机构，它将不同等级的功能机构联系起来，这些机构本身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轨线。这些跨国组织机构既是政治的，又是经济的；既有官方的，也有非官方的……在政策的制定、全球性经济事务的管理方面，这些跨国机构正在逐步取代主权国家的政府机构功能。”（Robinson, 2001, 166）

笔者重申，罗宾逊所谓的，尤其是本文中所使用的跨国机构（TNS）的概念应当区别于传统意义上全球性机构组织的观念。这里跨国机构的概念，是一种从本质上不同于以往任何国家机构的组织，在职能和所起的作用上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包括各种机构、论坛、组织和当前正在被联合和转化的区域国家机构，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用涵指不那么明确的术语“类主权国家机构”来指代或许会更确切。

新中世纪主义格局

虽然从各个主权国家政府让渡中获得了一定的主导权，这些跨国机构本身并不等同于政府机构，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通过垄断政治力量来获得权威的。统观全球，主权国家机构的负隅顽抗，对现存组织机构的转变和收编，以及新型机构的不断出现，这些都可以视为现代经济中的新中世纪格局。众所周知，中世纪欧洲的统治是多个层次错综复杂的；各级权力交错，权限重叠，许多地区同时处在各不相同名目繁多的律法管辖之下，整体缺乏一个有效的中央集权的政府机构。因此可以说，中世纪欧洲的权力是分散而非集中的，权力的分配取决于教会与国王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国王之间的、国王与封建地主之间的、封建主与其属下封臣之间的关系，如此类推。正因如此，形成了社会上重叠交错的效忠与所属关系，同一地区常处在不同级别范围的权力管辖之下。

上世纪70年代末，国际关系学家希德理·布尔（Hedley Bull）首次使用“新中世纪主义格局”，用以指代当代国家机构体系状况与中世纪时代欧洲各权力机构重叠交错

的状况相似的局面¹。布尔应用这一比喻是基于国际上以下几大趋势：(1). 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域联合体；(2). 现存联合政体解散为区域自治管理，如英联邦的解体和西班牙的区域自治；(3). 暴力（恐怖分子，犯罪）的增加，挑战了主权国家政府对暴力的压制权威；(4). 跨国组织影响力的日益彰显；(5). 科技发展日益将世界联合为一个整体，尤其体现在生产、交通和通讯等方面[□]。

新中世纪主义认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严格意义上单一的国家统治形式的消亡（对这一论断的批判可参考Krasner, 1999），民族国家机构正在被其平行机构及国际组织所取代。中世纪主义者描摹出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原有的公民对政府机构的忠诚和义务已经不再是单一层次无条件的，而是错综复杂的，多边的。在这个新中世纪的世界里，地区、国家和跨国组织机构都同时对公民拥有权威。

新中世纪格局中，同时存在的国家政府机构和跨国市场体系作为比较有实力和野心的组织形式，正好中和了当代社会分崩离析的离心效果。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现今全球性新自由主义潮流之中，尽管缺乏一个中央集权的组织原则，还是维持了一定程度上的稳定和协调的原因。因此，所谓新中世纪主义格局，即由国家政府机构和全球市场经济在争夺权威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独特的权力交错、多重义务重叠的体系。

萌芽中的跨国机构的部属

罗宾逊（Robinson, 2001, 2004）曾指出，跨国机构正企图模拟发挥一种保持国际体系中特定权力分配格局的功能，而这种功能此前是由政府机构、某个帝国或者由某个享有共同利益的政体联邦来执行的。然而，在探讨跨国机构部属的组成及其在实现上述功能的胜任度方面，所作的专项研究却是凤毛麟角，远远不足。

区域合作组织在突破贸易障碍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是有目共睹的。当前，几乎每一个大陆都有不同形式的区域论坛，这些论坛有时会发挥类似政府的政策制定功能，有时会以全新的机构组织形式出现，因为毕竟他们取得协调的基础是不同国家间共营的权力或者利益的妥协，而不是单一国家民族共同利益的集合。虽然这些区域论坛发展的步伐不尽相同，功能也是各具其态，但总的来说，他们都有笼络政府机构权力的趋势，尤其是在有关贸易发展方面。

欧盟（EU）是最广为人知的区域联盟，它的创立也促进了世界上其他区域组织的建立。举例来说，非洲联盟（AU）就通过全非经济组织（AEU）而聚集了几乎数不胜数的众多国家和地区。类似的组织在全球其他地方也屡见不鲜，东南亚国家联盟通过亚洲自由贸易协定发挥作用；而南美自由贸易合作组织则对其所有成员国施行关税统一和贸易自由的优惠待遇；海湾地区自由贸易协定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则分别是波斯湾地区和北美地区的贸易合作组织，这些组织在更深入的合作方面都还有望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加强。

在不同地区的全球性融合过程中，其中一项最至关重要的环节当仁不让是开发市场所需投资的问题。通常这都是通过国际金融机构来全球性统一调度的。在这个问题上，隶属于联合国但有着不同的独立授权的国际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

¹ Bull, 1977.

[□] Gamble, 2001.

¹ Crameron, 2005

(WBG) 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通过机构调整专项项目, IMF可以决定其所资助国的国内经济政策。世界银行主要通过五项组织来发挥作用---通过国际开发银行为主权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 通过国际金融合作组织为私有公司提供资金援助; 通过多边投资保障合约署作风险投资; 并且通过国际投资争端仲裁中心在私人和国家经济争端中作风险投资.....等等。正是通过这些措施, 国际经济组织才逐步将区域发展进程纳入到全球经济流通的轨道之中。而在这些经济机构的背后, 是众多的区域经济组织以及与国际基金组织有挂钩的多边发展银行。

在全球范围内, 贸易是由世界贸易组织(WTO, 前身是关贸总协定)来管理的。WTO的形成正是国际组织频繁变更的范例, 通常被称为“论坛变身”(forum hopping)。这种情况通常在一个论坛无力解决某项问题或者不能充分满足某一强国的特权的时候发生。最初由联合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拟想建立的是国际贸易组织, 但某几个强势的成员却擅自执行关贸总协定(GATT)的原则。WTO在全球贸易问题上真正能做到用全球性的视角看问题, 并且在某些成员国违反贸易协定时, 有权力允许别的成员国对其实施经济制裁; 同时WTO还拥有司法机构, 通过成员国的国家权力保障其权威性。

除了这些由国家官方机构衍生而来的国际组织以外, 另外还有许多私人组织机构的存在, 构成了全球性的民间社会。当然, 许多这样的组织意在反对全球化运动, 企图寻求他们自己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主张, 这些比如, 绿色和平运动、世界论坛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机构意在推进全球化运动, 通常这一类机构都有自己的主导性意识形态或者政策制定的功能;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国际商会(ICC), 国际商会号称要在处理应对重要的国际事务时, 把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和联合国体系都联合起来; 同时, 国际商会在八国峰会之前与八国首脑举行会晤, 并且与WTO也有会谈; 在国际合约的争端上, 国际商会还有自己的国际仲裁庭。

另外一个国际趋势是发达国家不断通过诸如八国峰会(G8)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论坛来寻求政策上的协调一致。八国峰会一年一度召开, 探讨的问题涉及贸易、经济、安全以及社会政策、人权和环境政策等方面。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各国的财政部长、环境部长和教育部长都有不定期会晤。迄今, G8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办事处, 仍然是一个非官方的论坛; 然而, 它却是一个各国参与制定决策的一个重要舞台。与此相对应, 世界经合组织(OECD)是一个有着固定秘书处的国际官方组织, 对其成员国有权提出协议; 例如, 它曾提出制定了多边投资协议(MAI), 但由于来自民间社会和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反对, 并没有得以实行。由此可以看出, 在全球层面上, 有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同时也有相应的异议和反对的声音。

这些国际论坛同时也充当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话的桥梁。例如, 八国峰会(G8)已经延伸到吸纳如巴西、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参加, 并且同时包括国际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首脑在内。峰会曾近期召开, 洽谈全球金融重组的问题。

主权国家机构的角色转换

罗宾逊的观点认为, 主权国家机构在当代背景下正日益扮演着“新自由主义国

家”的角色 (Robinson, 2001, p183), 或者在科尼 (Cerny) 看来是“竞争国家”的角色 (Cerny, 1990, 53)。因此, 主权国家机构正在不断地进行着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 有时甚至因为国际机构组织带来的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 而要进行宪法的修正重写。这些政治上的变革都是代表国际资本 (TNCC) 的利益; 这种自上而下的策略在地区或者区域性层面上也受到拥护,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 有着全球性发展眼光的工业组织机构正在日渐影响着国内劳动力移动, 挑战着当地工业。这一类组织本质上是属于新自由主义思想范畴的, 它们一边超越主权国家机构, 又一方面转变着主权国家机构。罗宾逊这样总结:

“正如近期的一些研究所指出的那样, 主权国家机构远远没有‘消亡’, 而我们正在见证的是它们转变为新自由主义国家的过程。这些国家作为国际组织机构的组成部分, 为资本的运转提供至关重要的服务。主权国家机构是一个传输带, 并且在跨国政策制定时起到了一个过滤器的作用。” (Robinson, 2001, 188)

在这中情形下, 地区资本家和国际资本家的利益冲突无可避免, 并且在国内和国际都存在。主权国家要缓解矛盾, 必须在实施国际合约条款的同时, 尽量压制地方利益。这种地方资本和国际资本的划分方法, 有潜力取代传统上把资本分为金融资本、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划分方法。

尽管主权国家机构在地方推行跨国合约方面保持或者甚至增加了其重要性, 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 尤其是在宏观经济发展问题上, 已经开始把权利移交给跨国或者国际组织机构。在全欧地区的货币和利率管理上, 欧盟中央银行已经在很多方面取代了欧洲各主权国家的中央银行; 在北美地区,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签约国均已把劳动力和贸易争端上的权力移交给管理该合约的权威机构; 布尔斯特克 (Biersteker) 指出, 一些国际经济组织, 如WTO等, “已经开始将其触角伸到此前一直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权国家内部领域---批判某些国家的劳动法、消费品安全标准和环境法是非关税的贸易壁垒。” (Biersteker, 2002, 169)。国际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受助国也开始将国内政策制定等多方面的权力移交给这些组织机构。

目前, 主权国家正在日益减少对国家经济活动的直接干涉, 尤其在诸如钢铁和汽车等全国性质的大工业以及航空和邮递服务大公司的管理方面; 这样实际上促进了这些企业更多更快地融入到全球化的潮流当中。这一发展趋势实际上质疑了自由民主主权国家作为公民的唯一代表性机构的权威性。正如爱克斯特曼 (Axtmann) 所指出的:

“全球化力量一方面侵入了主权国家的实力空间, 一方面又因为其跨领域性质而得以在主权国家力不能及的地方发挥作用; 这样既作为一个入侵者又作为一个扩展者的身份, 国际组织都挑战了主权国家的权威。” (Axtmann, 1996, 131)

国际性组织机构既没有领土地位, 又没有绝对主权, 这里存在一个如何衡量其在发挥功能是否做到是否民主与合法化的问题。答案之一在于“民主、自由与人权”这一精神的传播, 只要做到在经济发展与重建中携手共进, 就为全球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 这种精神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充当着“指导原则”或者“道德

1 Robinson, 2001, 188.

规范”的作用，并且在国家发展大计中都发挥了积极影响和作用。

实际上，人权这一议题在“类主权国家”机构的发展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主权国家要获得国际认同，必须首先承认尊重人权；不仅需要承诺对内民主，还必须在民主机构的完善程度、对弱势群体人权的保障甚至经济事务的处理方面都达到国际标准的要求，并且承诺在财产权、性别和另外一些之前被视为“私人化”问题方面都做到与国际接轨。（Biersteker, 2002, 169）此外，诸如国际法庭有权审理国家之间跨领土污染问题；国际刑事委员会有权审理有关战争俘虏和大屠杀的重大案件等。在对这些单一主权国家所力不能及的事务处理方面，国际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树立一种权威和信仰。这一点也正是这些类国家机构所蕴涵的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结语

至此，可以评判跨国组织在全球性积累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已经突破国界，必然需要跨国组织来充当资本扩张的管理工具；因此，尽管主权国家仍然孜孜不倦地发挥其原有的功能，但显然已经在决策上越来越需要全球化浪潮来引导。这种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弱化的趋势正契合了新自由主义的精神和原则；而在社会就业和供需方面向凯恩斯主义的靠拢也为国际组织的全球性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同时，跨国管理经营在很多方面的不力导致了不同国家间的地域差异，这些差异正好为资本在运行上选择获利最大的地区投资经营提供了条件。目前，从各国在经济组织形式、政策和管理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从全球综合来看，这些差异反而化弊为利---整个体系均可视为是国际组织机构的组成部分，在其各自不同地区因地制宜，独立经营，在效果上更行之有效。

不可否认，全球化自身是存在内部矛盾的，比如决策上众口难调，某些国家社会矛盾独特，这些都影响这整个体系的稳定性。在本文修订时（即2009年元月），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一个严峻挑战。在金融分配的全球性合作方面也正日益达成共识，因此，在讨论峰会上参与国达到了二十个之多。2008年11月峰会宣言^a更是列出了亟待解决的众多问题。该宣言重申坚持新自由主义的原则：“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原则，包括法治、尊重私有财产、贸易与投资开放以及自由竞争……”等等；但同时也有人惊讶地表达了对“过度约束”的忧虑。虽然这一报告本身并不是意义重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前跨国机构的性质。在决策的出发点上，跨国机构（SSA）显然更侧重的是推进自由贸易，而不是在经济问题上的合谋；经济上的合作与发展在日后将会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和讨论。

参考文献

Apeldoorn, Bastiaan van, (2004) Transnation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a 即金融市场与世界经济峰会。白宫秘书办公室，2008年11月15。

Amsterdam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rojec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Special Issue, 7, 2.

Axtmann, Roland, (1996), *Liberal Democracy into the 21st Century*, Globalization, Integra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Biersteker, Thomas J. (2002), *State,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y*, in Carlsnaes, Walter, Risse, Thomas and Simmons, Beth A.,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Bull, Hedley (1977), *The Anarchi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Cameron, Fraser (2005), *The EU Model of Integration-Relevance Elsewhere? Jean Monet/Robert Schuman Paper Series*, Volume 5, Number 37, December.

Cerny, Philip G. (1990), *The Changing Architecture of Politics. Structure, Agen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State*, (London, Sage).

Cox, Robert (1987),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ox, Robert (1992), *Multilateralism and World Or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8, 161-80.

Gamble, Andrew (2001), *Regional Blocs, World Order and the New Medevalism in T elo*, Mario (Ed) *European Union and New Regionalism, Regional actors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a post-hegemonic era*, (Aldershot, Ashgate).

Gill, Stephen (1990), *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ill, Stephen and Law, David (1988),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Problems and Policies*,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and Wheatsheaf).

Krasner, Stephen (1999), *Sovereignty: Organised Hypocris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otz, David M., McDonough, Terrence and Reich, Michael (Eds), (1994), *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and cri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nklater, Andrew, (1996), *Marxism in Burchill*, Richard and Linklater, Andrew (Eds) in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Overbeek, Henk, (2001), *Transnational Historical Mechanism: Theories of Transnational Class Formation and World Order*, in Palan, Ronen (E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ontemporary Theories*, (London, Routledge), 168-183.

Pijl, Kees van der, (1984) *The Making of an Atlantic Ruling Class*, (London, Verso).

Pijl, Kees van der (1998), *Transnational Class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Robinson, William I., (2001),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ization: The Rise of the*

Transnational State, *Theory and Society*, 30: 157-200.

Robinson, William I. (2004), *A Theory of Global Capitalism, Production, Class, and State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 (London, University of Baltimore Press).

Robinson, William I. (2005), Gramsci and Globalisation: From Nation-State to Transnational Hegemony, *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8:4, 1-16.